



爱你的人不会失约

薛舒

作家走走正在研读博士,2021年,她做了一个表达性写作疗愈课程,对象是一群小学生。他们有很多不开心的事,走走给他们开了一个树洞,让他们写下他们的不快乐。

其中一位“受伤害”的孩子是这样写的:

两年前,我姥爷死了,他是以前最疼我的人,他和我约定过,永远不会离开。有一天,姥爷因为用鼻涕,心脏病死了。看着奄奄一息的姥爷,我仿佛万箭穿心,每天都在想,姥爷说过,但他没有遵守约定,直到重阳节,我们带了一堆好吃的去看望他。姥爷死的时候,很多人都来了,还和他弄了葬礼,我永远忘不了,那快乐的时光。——一个不知名的孩子。

我读了之后,给他/她回了一封信。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走走老师把你的信给我看了,首先,我看到了你的标题——让我受伤害的一件事。这个标题让我心里一痛,我忽然想起自己,有一些受伤害的记忆细碎地藏在脑海深处,每次想起来,总感到有点痛。然后,我开始读你的信,我被你和姥爷的约定感动,读到结尾,我看到了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那快乐的时光。这句话,让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还有欣慰。

是,你说你被伤害了,我想,也许,你是被一个约定伤害了,被生命的短暂伤害了,被人与人不能永远陪伴伤害了,可是,你记住了美好的时光,记住了姥爷的爱。

说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吧。九年前,我的父亲得了一种叫“阿尔茨海默病”的病,这种病让他渐渐地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忘了陪伴了他一辈子的亲人,忘了他童年的好友,忘了他相处了半辈子的同事,当然,他也忘了我——他最疼爱的女儿,最后,他忘了自己,忘了人间所有的一切。我站在他面前,不断地叫他“爸爸”,他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小时候,遇到什么事,他总会说:有爸爸在,不怕。爸爸是我的保护神,我从未想象过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他还是忘了我,我正在用他越来越空白的记忆,一点点离开我,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伤心极了,我想写一写这个把爱他的人一个个忘记的老头,他伤害了我,伤害了我对他的爱。

我用了14万字,写下了我的父亲,那本书的名字叫《远去的人》。后来,爸爸去世了,在他生病八年后,也就是去年。和你们给姥爷办葬礼一样,我们也给爸爸办了葬礼,我们办得不能算太隆重,但是我们很认真。

葬礼结束后,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为爸爸写下的那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当时写的时候,我心里所有的怨愤和痛苦,以及感到的伤害,如今读来,却变成了怀念,变成了依恋,变成了爱与美好。是的,爸爸“失约”了,可是我再次阅读自己写下的那个他,我发现,他从未与我分开,在我的血液里,或者,在我的记忆中。

总有一天,我们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甚至,兄弟姐妹,都会与我们分开。但是,我们可以记得他们,或者,把他们写下来,我们让爱的人在自己的笔下相遇、相识,并且爱着彼此,这就是我们所爱的那个人,给我们的“承诺”。

也许,十年以后,你再阅读自己的这封信——让我最受伤害的一件事,也许你会发现,姥爷从未离开过你,他在你的记忆里,永远活着,不是吗?

爱你的人,不会“失约”的。

来,抱抱,小朋友!

你的大朋友:薛舒

我每天必读新民晚报,每天必和新民晚报为伴。如从40年前复刊时算起,那时我是57岁,现在是97岁,我和新民晚报相伴已远超半个甲子了。我现在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到百岁还有三年,我仍忙于公益慈善及指挥交响乐的工作。

新民晚报上的夜光杯版,“十日谈”专栏等,一直都是文艺界的一片丰富天地,是文艺界多彩而富有魅力的一个缩影。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2010年7月17日,我们在百年一遇的上海世博会期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第二天,新民晚报非常稀有地在同期两个版面上登出了两篇都配有照片的报道。一篇是沈次农先生写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光芒灿烂照大地》:昨晚2010年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综艺大厅内,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歌声。年过八旬的老艺术家曹鹏精神抖擞,面对近300人的大型管弦乐团和千余名中外合唱团员,指挥了一场高歌和平、欢呼普世同庆的壮丽演出。这场规模超大的演出,早在2006年便由世界业余交响乐团联盟理事长森下先生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止静副部长定下的,由上海曹鹏音乐中心负责筹办。森下先生在日本积极组织了百多人的乐队和合唱队员前往上海,遗憾的是自己还没有看到演出正式开始,就于

5月底因病去世。他的夫人为了继承丈夫遗志,强忍悲痛,毅然前往上海,坐进乐队,参加小提琴声部的演奏。

第二篇《百鸟朝凤》,描绘文化对话情景的是杨建国先生,他这样写道:一场世博会让各国非职业音乐家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以千人音乐会的形式,共奏“世博强音,世纪交

晚报伴我文艺生活

曹鹏

响”,展现了音乐的魅力!也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筹备工作迅速开展。两个多月前,仅在上海就有城市交响、南模中学、交通大学等乐团,以及检察官、好小囡、女记者等17支合唱团,投入到了排练之中……300多人的乐团阵容中,有不少外籍乐手。有的乐手曾在上海工作时参加过城市交响乐团,回国后听说了这件事,他们请了假,早早就买了机票重返上海,自费住宾馆,每天自觉参加排练。合唱团员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坐着轮椅的。一位下肢残疾的合唱团员说:“我平时以送报纸为职业,向市民传递信息;今天,我要以自己的歌声,向人们传递世博主题的信息。”……比利时指挥家埃里克斯执棒《威风堂堂进行曲》,日本指

每当南飞的大雁洒下一路秋歌,把大写的“人”字映在寥廓的万里碧空时;每当霜染的枫树弥散出绚丽的红霞,为清寂的秋色增添几分热烈时;每当金黄的落叶在秋风中悄然飘零,向培育它的大地告别时;我便会把思念的情丝编织成花环,献给一位痴迷艺术的老人、一位真正的画家——谢之光。

秋尽之思“白龙堂”

王琪森

狂放、八大的恣肆、昌硕的凝重及属于他自己的潇洒奇崛。对我的心思,朋友心领神会,说谢先生为人豪爽喜交友,况且他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你们以画印相交吧。

也许是我和谢先生有艺缘吧?不久,朋友匆匆来我家,说谢先生有几方钱瘦铁为他刻的印不见了,想请我帮忙刻三方书画印:“老谢”“栩栩斋主”“白龙堂”。谢先生收到我刻的三方印后较为满意,托朋友带话,约请我到“白龙堂”坐坐,喝茶小聚。

我和谢先生相识于一九七五年那个白露刚过、虫鸣薄凉的初秋。当时,我有一位朋友是谢先生的邻居与学生,他们共住在成都北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我常到朋友家中小坐聊天,对谢先生送他的几幅泼墨大写意花卉十分赞赏,简约的构图、老辣的笔触、跃动的氣勢、丰满的意境渲泻丹青,具有徐渭的

先有些静寂的“白龙堂”中荡漾起了浓郁的艺韵幽微,谈着谈着,一抹斜阳照在谢先生清瘦的脸上,使原先有些苍白的脸色也泛出了一层红晕。

秋天的黄昏总是来得那么快,从谢先生的家中窗口向外望去,斜阳已残,但还在天边壮丽地燃烧,把天宇辉映得更加浩瀚。

从此,我成了谢先生的忘年交,时常到“白龙堂”中聊天赏画。我知道在海派画家群体中,谢之光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丹青高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以擅长画月份牌而风靡上海乃至全国,有“月份谢”之称。特别是他画的“有美皆备,无丑不臻”的“美丽牌”烟标,惊艳了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一带,成了中国广告画的巅峰之作及我国民族烟草工业鼎盛期的佐证。

画家的斋号是画家精神的旗帜、创作的标杆、艺术的符号和人生的家园。谢之光原先的画室名叫“栩栩斋”,他追求的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晚年改为“白龙堂”。当我问他为何改斋号时,老先生挺随意地说:“大家喜欢我的画,我就为大家画,白画,也是一种乐趣嘛。所以我就将画室起名为‘白龙堂’,谐音为‘白弄’。”说罢,他吸了几口烟,又呷了一口装在现在已很少见到的那种小口药水瓶中的白酒,调侃地讲:“白龙,可以

上天人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正是这种“白弄”,使谢先生忘却了金钱名誉的诱惑,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纠结,超越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变成了一条“白龙”,在绘画艺术的天地中,呼风唤雨,腾云驾雾。

为此,谢先生绘画的手法也更出神入化,他时常把整碟的墨汁和颜料朝宣纸上倾倒,甚至用刷子、竹筷、纸团、调羹当画具,在任意挥洒渲染中应物象形。画到得意时,他会背过身去,用手在背后默画,他仿佛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投

进了丹青线条。望着他如痴如醉的背影,我想起了那个“半生落魄已成翁”的徐渭,那个“狂大无状”的八大。那个在向日葵田中狂走的凡高,那个赤膊画画的毕加索。而此时,谢先生的家中也时常出现排队等画的奇观。他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好好先生”之赞誉,也许是对“白龙堂”最好的民间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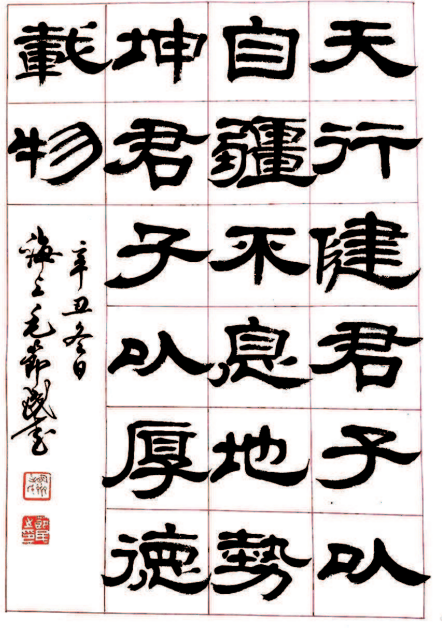
一盆黄菊在谢先生的窗台上绽放。我不想多打扰他,起身告别。谢先生却说“慢,今天我和你闲话讲得开心,让你带张画回去”。他铺开宣纸为我画了一幅《菊石图》。落款是:琪森属,之光七十七。就在第二天下午,我接到友人电话,说谢先生昨晚急症住院,经过检查,是晚期肺癌。1976年9月12日,一代海派画坛大家“月份谢”在秋风秋雨

中走了。不想说,也无意说了。还是想起来春雨,此刻还真明晃晃地挂在屋檐的春雨。这春雨还像你对文字的絮叨。我好想,就这一番番春雨,洗一洗我的文字。无论是散文,还是诗。当文字、当诗,不再被当成文评来评说的时候,可能它的好时辰就出现了。



满堂花醉三千客

(篆刻) 王鸿定



天行健 (书法) 毛节民

《雨水三首》:“客地今宵回暖初,梅花开尽梦扶疏。古春阵阵云浮雁,新雨纷纷嫩鲤鱼。”“最是嫩晴忆旧君,共谁细雨细论文。梦中叠叠春天树,心底飘飘日暮云。”“几曾消息是离分,梦见当初出岫云。故土年来同殊俗,谁将春雨洗诗文。”

雨水这个节气,听起来就舒服。我喜欢细雨天气,散步。如果沿着泾塘,看着新绿萌萌地出落,心情是极好的。天气也回暖了。江春儿女,薄薄的春衫,流水泛起了鸭头绿,都是可以期盼的兆头。梅花开得差不多了。这种花,总是心无旁骛地存在,热烈地开放着自己的心力。这种横绝世间的花,看到它,即使是花枝寥落,即使是寂然一枝,留在了梦里,那梦也定然冷艳无数,清香不散。

春天还有个很好的名字,叫“古春”。

意思是说春是古已有之的。眼前的新春,还可以作“古春”,中国字的联翩妙想,挡不住。天边

的云很干净,感觉随时可以浮起雁子来。明晃晃的雨丝里,有人钓鱼,这鱼儿也不警惕,不多时,上钩了好些。钓鱼人也好玩,竟把这鱼儿排开,像嫩鲤一般。鱼儿踊跃。这情形,往年在严滩见过。严子陵不以钓鱼为生,想来泾塘边的钓鱼人,也不是。

这么个嫩晴的春日,想起和你说着文字的往事。我不喜欢和作家说文字,也不和画家说丹青。总觉得,圈内人不知圈内事。我喜欢和你说话,你是玩味甚浓的人,又恰好不写文字。你是难得的文字槛外人。你的眼光像是春天的雨,闪亮着

晴晖,和文字很相像。杜甫说自己是春天树,说李白是日暮云。杜甫穿了白袍子。有人说,李白对此似乎没察觉。我不知道,李白是否没察觉?盛唐是李白的,不是杜甫的。坐在李白身边,杜甫甚至没有存在感。只是李白,这个天仙一样的存在,他难道没有察觉到身边有一座火山?

大地原来并不大,走一圈,也就八万里。人生不长,八万里大抵还能走得完。所以离别不是很大的事。尤其是今天,分离得再远,顷刻相见也是可能的。问题是思绪的距离是多少。远了,就不好说了。即使朝夕可遇,也感同陌路。我一直记着你离别的事,是感觉画面很美。那天是青色的,雨过天青那种青。看见远山上

低绮户集之三

细雨论文

陈鹏举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